

◀ (上接 4 版)

(Sarah Cahill), 高居翰亚洲艺术研究中心的白珠丽 (Julia White)、余翠雁 (Sally Yu), 感谢高居翰为止园做出的贡献。2018 年 12 月, 中国园林博物馆和北京林业大学联合主办“高居翰与止园——中美园林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”。高居翰的女儿、学生以及研究绘画和园林的中外学者汇聚一堂, 围绕止园从众多角度展开交流。

作为见证止园研究的青年一代, 我们夫妇常谈起止园的幸运与不幸, 或偶然与必然。止园未能保存下来, 与狮子林、拙政园、寄畅园等历史名园相比, 颇为不幸。然而它在最辉煌、最灿烂的时期, 由张宏将园貌完整描绘到图中, 却又是一种幸运。红颜终将老去, 但图中描绘的美人却能永葆青春。如果我们寻觅明朝的园林, 止园是最原汁原味的一座。《止园图》流散到海外分藏多处, 是一种不幸。但张宏由此得遇高居翰这位知音, 获得与其成就相称的评价, 在画史上占据一席之地, 却又是一种幸运。高居翰遇到《止园图》属于偶然, 与高居翰仅有一面之缘的陈从周将《止园图》带回国内也是偶然, 曹汛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发现《止园集》更是偶然。其间有太多挫折, 太多错过, 然而跨越这漫长的时光, 让所有偶然凝结为必然的, 是高居翰对《止园图》一片痴心的坚持。

如今《止园图》分藏在美国和德国, 止园模型和遗址位于北京和常州, 它们共同孕育着新的止园故事。止园的故事宛如一个梦境, 有着梦境才有的无限可能, 园林与绘画, 中国与西方, 古代与现代……各种界限与隔阂都被打破, 交流与合作得以展开。《不朽的林泉》是高居翰最后一部专著, 他常说自己并非园林专家, 不够格评论中国园林, 但他的园林绘画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, 给后人留下无数的素材和想象。他最后的学术遗产不是财富, 而是一座等待开采的矿藏, 这是让许多人都感到意外的。但与他有过交集的人都知道, 高居翰最看重的从来不是教授知识, 而是给予灵感。他希望我们更长久地凝视那些绘画, 借以返回那些古老而永恒的梦境。

谨以此文纪念高居翰逝世五周年。

(刘珊珊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研究员; 黄晓为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讲师)

“自在飞花轻似梦” ——拜访叶嘉莹先生

李晓红

缘起: 景师的惦念

我原未敢想拜访叶先生。夏炎教授朋友圈发布第二届南开中古社会史工作坊“中古中国的知识与社会”议程(按: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主办, 2018 年 9 月 22 日, 本文写于 2018 年 10 月) 后不久, 景蜀慧老师遇到我, 问: “晓红你最近要去南开啊, 去不去看叶先生?”

2010—2013 年我在景师指导下进行博士后科研工作。景师是 1990 年代缪钺先生和叶嘉莹先生联合培养的博士。2011 年我赴京参与早稻田大学师友聚会, 景师即让我顺道去拜访过叶先生了。

那时有出版社拟印《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》, 文字本自叶先生 1964 年在台湾所作“大学国文讲座”相关录音。叶先生请人做过初步的录音转文字工作, 想再请人校对。景师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协助, 因她当年就是听叶先生寄来的讲座录音承教的。本来据景师所存录音带也可校对, 不过景师认为若能用叶先生自藏原版音频校对更佳。考虑到音频珍贵, 不敢使用快递寄送, 而京津城

铁交通方便, 景师便派给我登叶府取音频的光荣任务, 因此有了我的第一次拜访叶先生。

很遗憾当时没写日记。据同期所摄天津梁启超饮冰室书斋照片, 应是 2011 年 3 月 13 日到叶府。一早从北京出发, 到达时应过上午十点了。叶先生已备妥一切, 不多寒暄, 落座即娓娓道来该批音频资料之由来, 与缪先生、景师之学缘, 及音频文字核对当注意之事项, 很快就到午饭时间。忘了是先生的两位学生接我一起到的叶府, 还是我到后叶先生请他们来作陪的? 总之当天午饭是与先生的两位学生一起吃的, 依稀记得先生说: “老人家吃饭太简单, 就不留你在家吃了。由我这两位学生带你到外面餐馆吃吧。”其中一位学生是现任教于南开大学文学学院的汪梦川老师, 我们一路逛校园觅食聊天, 十分愉快, 临别我感谢他俩带我认识南开, 他俩感谢托我的福共享叶先生赏饭打牙祭, 忽忽六年过去, 脑海里犹余当时聊天八卦之吉光片羽, 打牙祭的菜式则全无印象了。

如今景师这么一提, 看望叶先生的愉快记忆是复苏了, 但想到叶先生年高德劭, 又逢中秋佳节, 谅拜访者当不在少, 恐怕自己给先



中山大学中文系李晓红老师去年在天津拜访了“要整理的东西很多, 所以每天都很忙”的叶嘉莹先生, 并记录下了拜访前后的点滴, 或能稍稍呈现叶先生忙碌又安宁的诗书日常。《文汇报学人》分上下两篇刊发, 此为上篇。

生添麻烦, 顿感为难。赴津两天前我又思量起景师的提议, 便短信请示是否向叶先生祝贺中秋, 景师复曰: “我已给叶先生寄过月饼了, 你如要再送, 得以你自己的名义。你可以先联系一下叶先生助手张静, 看先生是否方便。”意识到景师仍葆有中古时人“在三之义”(潘尼《释奠颂》)的尊师之道, 时时顾念师恩, 不禁为自己之疏于情礼而羞愧, 但仍感到一阵释然: 老师的情意已达, 我还是别增添先生的接待量了。

不料第二天我经过景师主持的《陈书》修订小组课, 临走时景师又叫住我: “晓红你明天到天津啊, 真不联系一下叶先生?”说实在我心里很犹豫。不久前叶先生将自己全部财产捐赠出来设立“迦陵基金”、已完成初期捐赠 1857 万元的新闻正脍炙人口, 区区虽有敬意, 但畏“触热到人家”(晋代程晓《嘲热客诗》)之言, 殊无登门攀

附之念。

景师的再次提议, 使我又背负上一种近于师命的压力。踌躇至当晚公选课毕, 我才给睽违多时的汪梦川老师发了短信联系。天津回来后再见景师, 她问:

“叶先生好吗?”

“因为叶先生耳朵有点背, 现在通电话少, 你觉得她说话中气如何?”

“行动还方便吗? 还练没练功? 叶先生之前一直有练鹤翔庄, 不知现在还能不能坚持练?”

“她的保姆如何? 哪里人, 你觉得她照料得好不好?”

……

我几乎要汗如浆下, 不仅因为一连串的答不上来。对景师而言, 叶先生是她九十五高龄的、已有点耳背的老师, 何关“触热到人家”事。我的顾虑貌似避俗而实俗入骨, 顿悟“情之所钟正在我辈”, 似乎懂了景师的惦念。

(下转 6 版) ➔



天津
梁启超饮
冰室书斋